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

唐之末顯晦兩尊榮於策書者自昌黎而外推柳州先生云先生文出禮部時者凌厲風華掉鞅文苑者業不得攀而倫之雖然魏晉來聲光猶有未劃也出

柳州後者雄深勁悍鬱勃牢騷直與楚大夫漢太史相上下六朝以來儔匹寔鮮噫吾疑造物之愛寶久矣而一代之內種此兩英使人深亮瑜之嘆焉又惜其不列於正古而蹈於壬人不

振於得志而發於戹窮使千秋
而下長思深嘆造物之所以置
才也當不宜如是或曰沅湘不
邀子厚之文無以抉其勝又曰
子厚不得山川所陶瀉亦不能
奇於文夫一時之屈萬世之伸

是兩者或有然也而余曷惜之

鹿城徐開雍題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目

卷之一

○表狀書 計十六首

獻平淮夷雅表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二表

爲王京兆賀雨表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與李翰林建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顧十郎書
與裴塤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卷之二

○書啓 計十七首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答周君巢書
與友人論文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復杜溫夫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貢士沈起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呂恭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上呂東簡相公書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上權德輿補謚卷書
上大理崔太卿應制舉啓

卷之三

○序 計三十三首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送澥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愚溪詩序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送婁圖南秀才游淮南將入道序
送易師楊君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遊序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送僧浩初序
送文郁師序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序飲

序綦

卷之四

記計二十五首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新堂記
永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毁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鐵爐步志

游黄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卷之五

○論議辨說文 計十九首

封建論

守道論

六逆論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論語辯二篇

捕蛇者說

天說

觀八駿圖說

鶻說

說車贈楊誨之

羆說

乞巧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憎王孫文 并序
招海賈文
弔屈原文

卷之六

○雅賦問對雜著 計十五首
貞符 并序
解崇賦 并序
夢歸賦

晉問
說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起廢荅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伊尹五就桀贊
三戒 并序
師友箴

敵戒
吏商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卷之七

○碑銘狀誌 計二十二首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箕子碑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

府君雎陽廟碑 并序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武岡銘 并序
段太尉逸事狀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
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
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
公墓誌銘 并序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覃季子墓銘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銘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銘
東明張先生墓誌銘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銘
箏郭師墓誌銘

卷之八

○表誌版碣誄祀祭文雜傳附本傳 計十六首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故御史周君碣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小姪女墓塼記
祭呂衡州温文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宋清傳
蝜蝂傳
柳子厚本傳

唐大家柳柳州文選卷之一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表狀書

獻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懐印曳綬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

以文章報國自命甚偉

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平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巳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

子厚庶不負是語

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劒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

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歸震川曰峻偉較昌黎平淮西表文似爲過之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塗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已從
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
成鑄鼎儼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
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
輟乃雍之言庶政未釐頗鈌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
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詔音前王
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
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

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虔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王荊石曰風行水上自然成文

爲王京兆賀雨表

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恩彼未兆防于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亦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霈霶周布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黙諭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

王弱生曰神理膚澤色色精工不惟唐人伎倆至

此而極卽蘇王一脉隱遁一班矣

代永州韋刺史謝上表

受命若驚、臨職彌懼、中謝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奸生、子育誠難、思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謹當宣布天慈、奉揚神

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因答生成之
造、臣無任感恩殞越之至、

徐文昭曰子厚深於吏治文字中已見豹斑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日月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其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忭無涯、臣聞負恩于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不自妖孽、扃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都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異聖垂德、

曾未悛心餘黨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
牒之將封遼海無虞見肴磬之已重此皆陛下神筭
獨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
金石可貫黿鼉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
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坐見覆盂之
泰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徐文昭曰衝口而成不琢自工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天睠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中謝伏以

含桃之羞、時令攸貴、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

九霄、集繁星而積燿、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背

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

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

顧瑞屏日雅艷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趙摧粟腹郢長平死事之孤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悵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㳙難睢陽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襁褓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澧州屬西蜀搆逆蔣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令復譴謫蕙苡之謗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力之粟守無事

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恒冀蕞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悃申幽明之寃痛撫劒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王荊石曰激爽

顧瑞屏曰鬚髯戟張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

可悲亦可弔然何言之不辰也

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因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

憂涼可涕

人生如白駒過隙不可不自悟

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蓺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顧瑞屏曰嗚咽凄悵不减月下胡笳令人腸斷者也

愁中病魔
極其情惻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䫉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踈謬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節中情者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子厚輸服亦世所难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深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

淋漓悲痛
千秋絶調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歔欷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托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隷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畦之鬼無不愛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殖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縈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

子厚於尔吾輩何如

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援古盪垢者以自擬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

（子。厚。所。傷。在。此。）

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

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
宗此皆瓌偉儁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
涊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
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
子厚末後一着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
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眼前不得已路頭

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壯益輕瘴癘就婚聚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丼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歸震川曰子厚失意時極得意筆可與太史公任安書並讀

陳明卿曰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

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
賈誼專如楊雄可也然而不屑
徐文昭曰昌黎誌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
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
讀諸書淘窮而益工者也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

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老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

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綵冕翼以徒隷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

不復叨叨此古文活潑

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兹悖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舉

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

世眼如豆英雄傑士正未免覿面而失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于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

切中

名言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霾霧塡壓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

黜棄背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白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

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覬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

徐文昭曰才氣勃涌可以髣髴先秦文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擠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世情大都如此

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怨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異鄉之情描寫殆盡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可悲）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倒句）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必求人而
占自負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自喜之言）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茅鹿門曰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顧瑞屏曰備盡窮愁亦時自矜振其氣未伏也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

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

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旣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犇踣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因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射之不遠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旣

歸震川曰奭朗

與裴塤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悠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

久矣而顛焉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典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僔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比之師當巳乎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巳乎幸致數百里之

蕭騷

非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嵔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非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寞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宜

歸震川曰丏恩之文亦自悲楚

徐文昭曰瀟紙蕭騷昌黎所謂情隘詞蹙

層次轉入
淋漓有法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熈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動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本色嗟羡

退自感悼幸主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
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
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王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兩闕下懇
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忭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覯聞乃今日聞而覯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撓入訕者之口正是踈勇諸生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隳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惋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嚌嚌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踽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説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

波瀾曲折

荆石謂此一段或可省

無愧矣於戲陽公有愽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

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巳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王荆石曰標論甚美詞亦雋潔可誦

茅鹿門曰意氣淋漓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粗疎密尋尺

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
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
淸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
樂愉愉由其粗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
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
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聽心
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愼焉取其色之
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

見不必徧
見猶名須
涉其實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一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韋井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跛蹼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璵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

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贍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目沒輕儳沓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入角茸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明晉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是

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巳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唐荊川曰博喻文非不古然亦絕有蹊逕

顧瑞屏曰絕似李斯諫逐客書峰巒層疊條理縈客

徐文昭曰環瑋而蒼古馳騁而精工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睇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閒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妙

精奇

指破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

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

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

奇趣

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玉山知許佩浪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睢州客者今欲已睢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睢州讐者今欲已睢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

變調

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婣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内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凡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凡久存者皆懼而欲凡速去者獨喜凡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凡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凡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讐者失埊而懔親者得欲而怵則愚顧椎肥牛擊大豕封羣羊以爲凡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凡壽臨東海之水以

結束精緊

爲戲醯鼓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吉哉孰與氣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强大是豈所謂强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

歸震川曰馳騁弘辯精光四射

徐文琚曰古文詞說幾句道學語而無一番神龍

蜿蜒之勢者便屬下乘看此文縱橫跳宕處
昌黎集內無之

唐大家栁柳州文選卷之二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書啓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
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
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
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
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

巠中開閣
上蓋文六

辨難處十分切直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

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
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
其餘皆不由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
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
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誅如此者今退之曰我
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
一韓萬鈞力
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稟正論　令人愧屈

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

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唐荊川曰提其原書辨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

茅鹿門曰文如貫珠

顧瑞屏曰卓犖峭直然以理勝昌黎所以不復辨也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諦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過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

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頊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茅鹿門曰鏗鏘鼓舞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二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于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于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

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于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于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于車之說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涖乎人君子其不克

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

極同韓昌黎之文

之位提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擧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

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于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

人得之加鞭箠䩭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絶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内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

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巔巔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巔巔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强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恐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

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駡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

緊破他書中所言二子

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者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

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詭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鈎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

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與大化
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浣沐期輔堯舜萬一
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
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巳矣將出
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
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
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稽康
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
○○撫○舞○○○○○○○○○○○○○○○○○○
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

人道

引巳作証
滉惘瀝瀝

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
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慝之
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
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
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
積入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
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
算嬴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

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遑遑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

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

凡屬文用古人語是一病

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
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稍
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
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
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
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
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
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
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

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非關吾待子郭南亭上期自
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青如
此宗元白

茅鹿門曰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亦合乎道者

徐文昭曰文氣疏宕宛然史遷

小芹

乃著作方

答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隤焉若璞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名理肇造前無堅壘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夭也又何以

矯徤如龍

正大

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徃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徃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宜

王荊石曰理正而詞雄

徐文昭曰根據聖賢排黜僊家具見骨氣不獨詞

調之工已也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

一作轉

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屈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桀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

古○今○同○慨

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

意抑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燿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闚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王荊石曰詳觀諸書論經不如論文之確

以李斯書作法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

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孳孳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

占地位

舊錄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

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

文法似莊子句中字法更穠娟不穠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庭所咲則幸矣宗元復白

茅鹿門日子厚諸書中佳處亦其生平所爲文太

指處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闇踈之患乎還答不悉

歸震川曰澹宕

復杜溫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

盡

尙不足教

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郴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庾

一役謂念急則去道愈遠

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郴自郴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巋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邪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王荊石日厭鄙之態可掬

盾矜

惓然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汚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頊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

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曾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巳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埋鬱于

向從宋了　論

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輙奉草具以備還答

徐文昭曰首尾百言風神萬狀

饒州意在
紛籍不必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

擾民子厚意在於此

辨而確

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深識

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

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産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産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遍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

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强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知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

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茅鹿門曰纖悉

徐文昭曰深於吏治詳於民情

方是真正識書人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

識得破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奸爲之乎

纔入正論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

頓挫

僞可爲而利可冐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退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寘書幸甚宗元白

唐荊川日學左氏外傳

立莊子分解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古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恐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

王参元亦當順解

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
本色引証
者皆相吊許不吊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
以異乎古故將吊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
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
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
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
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
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茅鹿門曰深識之言逼古之文

上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儻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

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于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

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茅鹿門曰子厚困阸之久故其書呼號哀籲若此錄而存之以見其始末云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于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収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弁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

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

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徐文昭曰沉欝感愴勿徒以四六求之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牋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困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縻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揚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

點綴處雀躍動人

惑于騰沸環覩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音聞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稟賀不勝戰越不宣

徐文昭曰文情逸宕後更淋漓

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

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踴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茅鹿門曰佳什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書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切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造俊造之末跡厠牒計之下列貢藝求售間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喔咿逡巡爲達者嗤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燿實可鄙而薄耶今駑駘克剪而獨于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

詞彩翩翩

厥由庚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歲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慝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息壘足搦翼拜祈公侯之閽跪邀賢達之車竦兎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爾忿厥心又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官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澤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躍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

虛翻布景
波瀾鼓盪

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執今則鼓蹻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胥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禰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人高言爲人信力學撥文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橐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秖取誚耳曷予禰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勖厲爾行煇燿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嚮溢風振而草靡可使

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容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
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
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
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
取象恭大賢所飫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
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
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徐文昭曰振彩出奇文章佳勝然蘭芷變而不芳
荃蕙化而爲茅兹啓已兆其端矣

各言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享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迹潤于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章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

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躋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内顧頫首絶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

線索尚未際

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閤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

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遇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已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

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

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未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剌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

切冐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瑩如實出巳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傚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巳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徐文昭曰子厚少年之文雖未能抑之與然巳揚之明未能廉而節然巳疎而通矣

柳文卷之二終